

上 编
总 论

第一章 什么是民族学？

第一节 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和定义

民族学是一门研究人的独立科学，但是它又并非以单个的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着眼于人类的群体。其实，所谓人是既以合群的状态、又以社会的形式生存在地球上的“超级动物”。马克思说得好：“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①人类从几百万年前的诞生之日起，就相互组合成一定的群体出现在社会上，并通过自然蕃衍一直延续到现在。在这漫长的历程里，人类的这种群体和社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就群体而言，从原始游群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可逐渐依次演变为血缘家族、氏族、部落、部族，直至民族。然而，不管是原始游群、血缘家族，还是氏族、部落，甚至是部族、民族，都属于人们的共同体，在民族学中通称为民族共同体。民族学的直接着眼点，正是这样的人们共同体。而其中的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在民族学中又往往被称为民族共同体发展的 4 个历史类型，其英、俄文的相应单词是：氏族—Clan, Род, 部落—Tribe, Племя, 部族—Narodnost, Народность；民族—Nation, нация^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87 页。

金天明：《氏族、部落、部族、民族——论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类型》，见《民族研究论文集》第 2 集，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编，1983 年，第 92 页。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学踏上科学发展的征途，就世界范围来说，至今仅仅走过一百多年的历程。在我国，它则只有六、七十年的历史。因此，在科学之林中，它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

然而，民族学又要去探索各种人们共同体的往昔历史，乃至要追寻以百万年计的人类诞生的踪迹。至于民族学资料的积累，更是源远流长。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早在 1957 年出版的《历代各族传记汇编》序言中，就曾这样写道：“由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很古的历史文献上就有关于国内各部族或种族的历史记录，最早的记录可以上溯到殷周时代。殷契卜辞，周金铭文和先秦时期的许多古典经籍，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一些有关民族史料的简单记载。”在国外，最早民族学资料见于公元前 2000 年的古埃及文献中关于远游异国的记载。在古埃及第 19 王朝的金字塔中，还绘有埃及人、亚洲人或闪米特人、南方黑人、西方白人等不同服饰和不同体质特征的各民族共同体人物的形象。远古时代的巴比伦、亚述、波斯等地帝王的所谓“胜利铭文”中，也有关于被他们征服的、操不同语言的周边各民族共同体情况的早期记录。因此，从这些方面看来，民族学又是一门内容和“妊娠”时日相当古老久远的学科。它是全部历史科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军”。

“民族学”一词是在古希腊文中最早出现的，它是由“ἔθνος (ΕΘΝΟΣ)”和“λόγος (ΛΟΓΟΣ)”两个单词组成，前者含有族、民族之意，后者为叙述、描写和科学的意思，合起来可直译为“关于民族情况的描述”或“研究民族共同体的学问”。意译即为“民族学”。19 世纪中叶，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欧美各国形成和发展起来后，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称呼，甚至同一国家也有两种叫法。如英语叫 Ethnology 或 Ethnography；德语为 Ethnologie 或“Völkerkunde”；法语作 Ethnologie 或 Ethnographie；俄语则是 Этнография 或 Нардоведение。在英、美等国，民族学一直被认为是

人类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美国的“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英国的“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①；在当前又合称的“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在研究对象以及研究范畴方面，与民族学都很相近似。在我国，民族学是在 20 世纪初从国外传入的。蔡元培先生是我国最早采用“民族学”一词，并将这一学科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1926 年蔡先生在他的《说民族学》一文中写道：“民族学是一种考察各民族的文化而从事于记录或比较的学问。偏于记录的，名为记录的民族学，西文大多数作 Ethnographie，而德文又作 Beschreibende Volkerkunde。偏于比较的，西文作 Ethnologie 而德文又作 Vergleichende Volkerkunde。”^②

自然，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民族学乃是一门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又容易引起误解的含糊说法。因为汉语“民族”一词的日常习惯用法和广义的“民族”涵义同科学的民族概念在理论上是不能混淆的^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民族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是从来就有的。它的形成和发展是有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历史上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所以，民族只能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况且，民族学既然是一门科学，那末，有关的名词、语汇及其含义就应当力求精确、科学和专门化。所以，我们在讨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和定义时，就不应该简单地与我们日常的生活用语混为一谈。

以汉语“民族”一词的习惯用法和广义的民族概念而言，根据

杨堃：《论民族学的几个问题》，见《民族研究》1979 年 2 期。苏·伊·尔·格里古列维奇：《社会人类学有前途吗？》，见《苏联民族学》1975 年第 5 期。

《蔡元培选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 255 页。

③ 汤正方：《从民族学的名称说起》，见《民族学研究》第一辑，中国民族学研究会编，民族出版社，1981 年。

1987 年的统计,现在全世界总计为 50 亿人,可分为 2000 多个大小民族。人口在 1 亿以上的大民族有 7 个:我国的汉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其余 6 个是印度斯坦族、美利坚族、孟加拉族、俄罗斯族、大和民族和巴西族。这 7 个民族的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 42% 以上。人口在 1 亿以下,5000 万以上的民族有 9 个:德意志族、比哈尔族、泰卢固族、马拉地族、意大利族、爪哇族、墨西哥族、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旁遮普族以及朝鲜族,总计约占世界人口的 13.7%。人口在 5000 万以下,1000 万以上的民族共有 51 个,共占全球总人口的 24.3%。人口在 1000 万以下,500 万以上的民族计有 52 个,占全球总人口的 8.4%。人口在 500 万以下,100 万以上的民族有 150 个,占全球总人数的 7.8%。上述百万以上人口的民族共 269 个,占全球人口总数的 96.3%,而其余不到 4% 的人口,却包括着大约 1800 个所谓的小民族。人口不到 1000 人,甚至只有 100 多人、几十人的“小民族”有如安达曼群岛的明科皮人、印度尼西亚的托亚拉人,巴西的博托库多人,火地岛上的阿拉卡卢夫人和雅马纳人等。实际上,在这些用汉语所称的大量的“小民族”中,有不少还不成其为“民族”,他们仍然停留在部族、甚至部落或氏族阶段。也就是说,这些共同体尚未发展到民族阶段。所以,有时往往把这些处在“前民族阶段”的共同体,称呼为“××人”,而不叫“××族”。在非洲,那些新独立的国家,有的已从原来的部落群或部族群,开始形成为单一的民族与国家;有的则开始形成为多民族的国家。这些非洲国家的民族情绪都很高涨,也都不承认原来的部落群或部族群是民族^②。总之,应该承认和正视,在现今的地球上,确实还同时存在着民族和“前民族”两大类不同社会发展阶段

〔苏〕И. С. 布鲁克:《当代世界上究竟有多少民族》,见《民族译丛》1979 年第 3 期。《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第 2 页。

杨堃:《民族概念和民族分类的几个问题》,见《中国社会科学》1984 年第 1 期。

的人们共同体。而这个事实也就足以说明，在科学上，民族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而已。

那末，究竟什么是民族呢？斯大林曾经给民族下过一个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并强调指出：“这些特征只要缺少一个，民族就不成其为民族。”^①当然，某些单一民族形成以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可使这四个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逐渐趋于消失，如散居在我国各地的满族和流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共同语言”和“共同地域”这两个特征都已衰亡。至于民族的形成时间，由于种种原因，在世界各地是有先有后的。斯大林在这里虽然指的是在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民族，也即现代民族。但是，对于衡量在资本主义时期以前就已形成的民族，这个定义也有原则上的指导意义。我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是由它的前身——华夏部族进一步融合、发展而来的，约形成于秦汉时期。范文澜同志曾根据斯大林的这一关于民族的定义指出“汉族”自秦汉时起可以说四个特征是初步具备了以后则是长期的继续发展着。”“‘共同的语言’就是‘书同文’”“‘共同的地域’就是长城之内的广大疆域。‘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就是‘行同伦’。”“‘车同轨’可以理解为相当于‘共同经济生活’，‘经济的联系性’这个特征。”^②至于如中华民族、阿拉伯民族、印度民族、大洋洲民族等更大意义上的多民族共同体，大体上也存在着这四个特征，只是稳定性不如单一民族那样强烈。

有的民族学者也采用广义的民族概念对民族进行分类，将人类的全部民族共同体类型按时代顺序依次分为：一、原始民族，即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见《斯大林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 第249—295页。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65年 第53—54页。

指没有文字、没有历史记载、处于原始社会状态的氏族、部落及其群团 二、古代民族 即指有文字、有历史记载的古代部族 三、现代民族或资产阶级民族 四、现代民族或社会主义民族。除此以外 还有其他分类法，如分为经济发达的民族和不发达民族；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有文字的民族和无文字的民族；大民族和小民族；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等等。这些繁多的民族分类法，所摄取的角度不同 因此用在什么场合 也便有区别 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 否则会模糊关于民族的科学的概念和理论的。

至于民族发生的最早渊源，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 即野蛮时代高级阶段。马克思指出：“部落联盟是与民族最近似的东西”^①。恩格斯则说：“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② 部落的永久性联盟是“朝民族的形成跨出了第一步。”那时，“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溶合，从而各个部落领土溶合为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③ 这样，氏族被看作是家族的总和，但氏族完全进入胞族，胞族完全进入部落，部落完全进入民族。^④ 这里的“民族”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又称为“小民族”，它是由部落联盟组织发展而成的，像“在荷马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希腊的各部落在大多数场合已联合成为一些小民族。”^⑤ 这样的“小民族”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部族，它开始形成于原始社会末期，发展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

① 马克思：《摩尔根 古代社会 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 年。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第 575 页。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第 89 页、160 页和 100 页。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 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 年。

⑤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第 89 页、160 页和 100 页。

期，尔后再进入到真正的民族阶段。

这样显而易见 民族学研究的对象 不仅包括现代民族 而且还应该包括那些尚未进入民族阶段的一切现存的和历史上存在过的部族、部落、胞族和氏族等民族共同体。事实上 就是要研究像汉族那样的大民族的源流，也必须追溯到氏族林立的史前时期。甚至人类的早期社会类型——原始游群和血缘家族这样的人类共同体 也是民族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千古“野人”之谜有朝一日一经揭开，并科学地证实那确是从猿到人的一个重要环节，那末，“野人”不也就成了民族学研究的“活化石”了吗？

综上所述，民族学研究对象的正确答案，只能是处于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各种人们共同体。从而，民族学的定义也就很清楚了：民族学是一门研究处在古今一切社会发展阶段上的所有人们共同体的历史科学。它的研究对象 从原始游群、血缘家族起 到氏族、部落、部族 直至民族。“民族学”一词中的“民族”概念 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指我们汉语中习惯用法上所讲的广义的民族 它的真正的科学含义正是“民族共同体”。不了解这一点 就会使我们、尤其会使初学者在思想上、理论上和学术上造成混乱。

第二节 民族学的视野范围和内容任务

民族学研究对象和定义的确立，为我们拓宽了民族学的视野范围，这就是从时间上说，起自人类产生的远古岁月直到今天的现实时代；从空间上看，则涉遍地球上任何有过人烟的角落，都应该收在民族学者的眼界之内。可见，民族学有着自己非常广阔的园地和很有希望的发展前途。

那末，民族学研究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民族学首先要通过对现存的某一具体民族、部落或氏族的民族文化的研究，来划分出这个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学文化层，即进行民族相的研究，然后从理论高度，概括揭示出这个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学文化，并进而与其

他有关的民族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以达到最终总结出一般的科学结论的目的。

众所周知，每个民族共同体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民族文化就是各民族共同体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带有自己特点和独特表现形式的文化，是这个民族共同体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在这一民族共同体的体质特征、语族语系、社会形态（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生产关系的特征）、传统的物质文化（生产力水平和物质生活状况）和精神文化（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文化教育、艺术娱乐、神话传说等）等各方面表现出来。如藏族属蒙古人种，用藏语藏文，民主改革前，它在政治上是政教合一的地方封建政权，经济上是封建农奴制度；信仰喇嘛教，它的宗教艺术、歌舞戏曲、藏历藏医等都很有特色；生活上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喜食糌粑、酥油茶、青稞酒等。再如维吾尔族属欧罗巴人种，语言属突厥语族，用维吾尔文；解放前，政治上主要为封建制度，经济上以封建经济占优势，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信仰伊斯兰教，水利设施“坎儿井”是维吾尔族人民智慧的结晶；该族有相当发达的歌舞艺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生活上喜吃烤羊肉、抓饭等。此外，蒙古族的蒙古包，侗族大歌和侗戏，哈萨克族的冬不拉琴，苗族的芦笙等，都是具有鲜明民族特点的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民族学研究，首先应该从具体的民族文化着手，也就是第一步必须要对某一具体人们的共同体进行调查、考察，以弄清这个民族共同体民族文化的种种表现形式及其所独具的特点。但是，民族文化仅仅是这个民族共同体呈现的表面现象，还不是它的本质。只有通过民族学文化层的划分，即民族相的研究，才能涉及到民族共同体的实质。

一个民族共同体好比考古学上的一个遗址，通过对民族文化的考察分析和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民族共同体发生、发展的一些规律，这在民族学上叫做民族过程。民族过程既是一个时间

过程，又是一个民族文化特征的演变过程，有时还包含有民族共同体迁徙活动的空间过程。因此，我们就有可能从分析现存的民族文化入手，按时间顺序，即历史分层的方法，划分出这个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学文化层，弄清楚这个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过程。这就是民族学上的民族相研究，而民族共同体的自然延续和社会形态的变化，则是民族相研究的核心。

著名的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曾发现“易洛魁人奉行着一种同他们的实际的家庭关系相矛盾的亲属制度。”^①在夏威夷群岛，他又看到这里存在着一种同易洛魁人完全不同的家庭形式，而这种家庭形式所产生的亲属关系，恰好同易洛魁人的亲属制度相吻合。但是，夏威夷人的现行家庭形式与它所产生的这种亲属制度，又是相矛盾的。正是通过对美国易洛魁人和夏威夷群岛土著居民的家庭形式与亲属称谓制度的矛盾的研究，摩尔根确立了血缘婚姻和血缘家族——普那路亚婚姻和普那路亚家族——对偶婚姻和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婚姻和一夫一妻制家庭这样几个连续发展的民族学文化层次，揭示了人类婚姻和家庭发展历史的基本线索，奠定了科学的婚姻、家庭发展史的基础。

我国的永宁纳西族，在婚姻形态上是一个主要处在母系制阶段的民族。但是我们可以从纳西族的传说中亲属制度里甚至在现存的实际婚姻关系中，既可以找到血缘群婚和族外群婚的遗迹，也可以发现有母系和父系并存的双系家庭、父系家庭以及一夫一妻制家庭。显然，永宁纳西族的婚姻形态是可以分成好几个历史层次的。再以社会形态而言，永宁纳西族保存着封建领主制度，但也有氏族的残迹——尔，还有因从事赶马经商而导致商品货币关系的萌发。可见也是能用历史分层法来对纳西族进行社会形态方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页。

的民族相研究的。

呈平面状态的民族文化，经过民族相的分析研究，被分解组合成立体的民族学文化层，这在科学上是有着重要意义的。因为运用了这种历史分层的民族相研究方法，我们就可以较全面而又明确地认识到这个民族共同体过去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同现实社会的关系，并将这种认识提高到理论高度，总结出关于这个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学文化。所谓民族学文化，是用来表示从理论上深刻阐明所研究的某一现存民族共同体的族源、历史发展过程（即民族过程）、现实民族文化的主要特征（包括在时间上所应具有的确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如母系氏族阶段、父系氏族阶段、军事民主制阶段、农奴制阶段……在空间上应有确定的分布地域等内容）及其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术语。

然而，要彻底地追索每个具体民族共同体所经过的一切阶段，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采用比较研究的手段来解决有关的缺环。正如考古学上器物标形学方法一样，在民族学研究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最典型的民族学文化层，并将它与其他民族共同体的最典型的民族学文化层相比较、相联系，进行分期排队工作。这样，各民族共同体的典型民族相就有可能一个接一个地紧紧连接在一起 构成一部活生生的人类社会发展史 起到‘社会活化石’的作用，我们也就可以从中发现一般的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即民族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一般规律，进而探讨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以完成民族学在全部科学体系中所承担的任务。同时，通过比较研究，我们还可以发现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相似点和差异处，以及各种民族相和民族学文化在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上的变迁的规律性。正如法国拉法格在他的《财产及其起源》一书中说过的那样：“人类在这种方法帮助之下，即使到了老年，还是有可能认识自己的童年。”像考古标型器是否选对一样，这里的关键在于典型的民族学文化层是否选得正确。

上述所言，就方法论来说，都属于马克思提出来的历史“透视法”和从个别到一般的历史还原法的范畴。而从内容看来，民族学则又是一门主要研究现存人们共同体文化的外在表现、内在本质和它的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最后的目的，乃是为了透过全部的民族文化、民族学文化层和民族学文化，来一步一步地、综合地考察人类社会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的演化进程。这就可以使我们把民族学这门独立学科放在总的历史科学范围之内，以便为真实地复原历史的全貌，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服务。应该指出的是，在民族学研究中，如果我们企图跨过对具体的民族文化本身的研究，脱离对民族相的仔细观察和严密剖析，而直接去讨论一般的民族现象和民族过程，那末就很难得出真正的科学结论的。

关于民族学研究的具体课题，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大的方面：

首先是人类起源和原始社会史形态的研究。人类和人类社会是一起产生的。“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①民族学既然是全部历史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门，那末，对于人类起源和原始社会的研究，自然是民族学研究内容的起点和重要课题。19世纪杰出的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就是以研究原始社会的形态而著称於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类原始社会的历史，曾予以极大的注意，并把有关的民族学材料作为恢复、重建人类早期历史的重要依据。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体系的确立，就是从研究历史上第一个社会形态——原始公社制开始的。而原始社会形态又是全世界各民族共同体普遍都经历过的最早的历史阶段，因此对它的研究既有普遍的意义又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有必要强调的是，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起源问题，千百年来，一直是最重要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23页。

的基本科学理论问题，更是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重要科学根据之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围绕着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民族学体系的斗争也一直十分激烈。两者在立场、观点、方法上有着根本的区别。所以，通过对现存原始民族的研究，来加强对人类起源和原始社会的研究，有利于搞清民族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这既是发展民族学本身的需要，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其次，研究包括本国在内的全世界所有现存民族共同体的状况和历史，是民族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从现存民族共同体的现状出发，探讨每个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过程，考察各个民族共同体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体质等各方面的传统特征，综合的比较研究全部民族共同体的分类、分布、迁徙、离合，及其各民族共同体间的异同和相互关系，就可以有希望揭示民族和民族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以便完成本学科在整个科学事业中所担负的特殊使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系统地、全面地研究国外现存各民族共同体的现状和历史，目前在我国还相当落后，或者说，这项工作还刚刚开始，既不如欧美、日本，也比不上前苏联，在世界上处于后进状态。这实在与我们这个拥有 10 多亿人口、56 个民族、960 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也与我国当前的对外开放政策不相适应。因此，我们应该不失时机地急起直追，迎头赶上，迅速将我们的视线扩大到全球范围之内，密切注意国外民族学的动向，刻不容缓地开展对国外所有现存民族共同体的研究，确是我国民族学在当前带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任务。

第三、开展对民族学理论的研究，是民族学自身建设的基础，自然也是民族学的一项长期的基本任务。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如果没有自己的一套既是完整的、又是不断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那是很难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的。当 19 世纪中叶，民族学在欧美各

国形成独立学科以后，资产阶级的民族学家曾经建立过众多的学派，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民族学理论。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密切地注视着当时民族学的发展动态，采取继承批判的态度，创建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理论体系。但是，我国自 1957 年以来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曾对资产阶级民族学采取了完全批判的态度。后来，又对前苏联民族学予以一概否定。以至直到现在，我国的民族学界对民族学的定义、对象、内容、方法和任务等重要理论问题，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因而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民族学的发展。显然，对于我国民族学来说，走欧美民族学的老路是不行的；照搬前苏联民族学那一套，更行不通。因此，只能是走我们自己的路。“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①为此，对于国外民族学的每一个学派，每一个著名学者每一部重要著作我们都应该采取实事求是、具体分析、全面评价的态度，严格区分政治动机和学术问题的界线，才能批判地继承一切有用的东西为我所用，并因此会增强对其中有害影响的“免疫力”。另外应当看到我国在历史上是一个蕴藏着丰富的民族学资料的文明古国，而且自古至今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具有世界上所罕见的发展民族学的优越条件。在这样的前提下，经过系统而又深入的探索，完全可以开拓出我国民族学的崭新局面。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创建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比起任何国家来说丝毫不逊色的、甚至在许多方面超过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基础，是严肃地摆在我国民族学工作者面前的一项迫切而又艰巨的任务。

第四，关于国内外民族问题和民族理论的研究。因为民族学又是一种应用科学，尤其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是民族学研究必须要遵循的重要原则。西方资

列宁：《共青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 第 348 页。

产阶级民族学就曾具有为殖民主义政策服务的这种政治特点。不管是哪一个学派，他们都给自己的资产阶级政府和殖民地当局提供了不少所谓的‘建议’或‘主张’。前苏联的民族学，也与国内政治经济的发展及外交和军事的需要密切配合，强调为现实服务。而我国的民族学在实际应用中的重要原则，在国内，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①民族学应该为促进“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提供科学依据。在国际上，我国的民族学则坚持国际主义，主张各国、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原则，促进第三世界各国、各族人民的团结，为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而共同战斗。为此，我国的民族学就必须加强对国内外民族问题和民族理论的研究。这是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国内和国际民族工作的实践赋予民族学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这一工作做好了，必将有利于我国各民族的发展繁荣，有助于世界各族人民的进步团结，有益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理论，也应该从解决这些民族问题的实践中，从科学地概括化了的民族理论中，吸取营养，才能萌发成长起来。

总之，民族学研究的内容范围丰富而广泛，在纵的座标上，它可以从今天一直上溯到遥远古代的一切民族共同体；从横的座标来看，要面向整个世界的所有民族共同体。研究的内容重点则是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我们研究民族共同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发生过的往事的目的是，为了揭示民族共同体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并透过各种民族共同体的这种纷杂的演变过程，来发现人类历史的一般发展过程和它的演化规律。我们研究世界现存民

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82年。

族共同体的现状和问题，还为了正确处理现实的民族问题和预测将要出现的问题 促进各民族共同体向着团结、繁荣、和睦、融合的目标，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方向前进。而对民族学理论体系的不断探讨，则是民族学本身的一项基本建设，是保证民族学能够不断地向纵深发展的必要前提。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很早的古代起，各族的祖先就一起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广大而富饶的土地上，共同开拓和缔造了我们伟大的祖国。而陆上和海上的条条“丝绸之路”又说明了我们的祖先从很早的古代起，就已走向世界，与世界各族人民友好交往 密切联系 互通有无 发生过不小的影响。这一切都为我国今天民族学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前提条件。如今，“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已经开通”，我们中国民族学所面临的这些任务，一定能够在新的历史时期里胜利完成！

第三节 种族和民族

种族，亦称人种，是具有区别于其他人群的共同的遗传体质特征的人们的结合体。主要以某些共同遗传特征如肤色、眼色、毛发形状和颜色 眼、鼻、唇、头、脸的形状 身材的高矮 血型、抗原等生理、生化性质等来划分的。这些体质性状具有遗传性，能传给后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发生重大的改变。所以，从大的范围讲，种族属于生物科学的研究范畴，从具体学科看，是体质人类学特别是其分支人种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因此种族与民族是两个很不相同的概念。同一种族，可以形成为许多不同的民族，例如黄种人就包括了东亚许多国家的许多民族。同时，同一个民族内，有时也可以包括有几个不同的种族成分，例如美利坚族，以白种人为主，但也包括有黑种人、黄种人和混血种人等。故千万不能将种族和民族

吴汝康等：《人类发展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243—248页。